

缪钺全集

第三卷

冰茧庵词说

河北教育出版社

缪钺全集

第三卷

冰茧庵词说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缪钺全集 . 第 3 卷, 冰茧庵词说 / 缪钺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7
 ISBN 7-5434-5422-X

 I . 缪... II. 缪... III. ① 缪钺-全集 ② 词(文学)-
文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8850 号

第三卷 目录

冰茧庵词说

论词·····	(3)
总论词体的特质·····	(13)
论杜牧与秦观《八六子》词·····	(16)
论韩偓词·····	(21)
《花间》词平议 ·····	(25)
论范仲淹词·····	(37)
论张先词·····	(42)
论晏几道词·····	(48)
词品与人品·····	(53)
——再论晏几道	
论晏几道《鹧鸪天》词·····	(64)
论苏、辛词与《庄》、《骚》 ·····	(66)
论黄庭坚词·····	(72)
陈师道词论与词作述评·····	(78)
论贺铸词·····	(86)
论李易安词·····	(93)
关于李清照词·····	(97)
论李清照词·····	(102)
论陈与义词·····	(116)
论岳飞词·····	(121)
论张元幹词·····	(125)
宋词与理学家·····	(129)

——兼论朱熹诗词

论张孝祥词·····	(138)
论辛稼轩词·····	(144)
论朱淑真生活年代及其《断肠词》·····	(149)
朱淑真生活年代考辨·····	(163)
朱淑真生卒年再考索·····	(170)
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	(172)
论姜夔词·····	(180)
论史达祖词·····	(191)
论高观国词·····	(199)
论文天祥词·····	(208)
论刘辰翁词·····	(213)
论张炎词·····	(219)
论汪元量词·····	(235)
论王清惠《满江红》词及其同时人的和作·····	(247)
论宋人改词·····	(254)
唐宋词中“感士不遇”心情初探·····	(260)
论吴彦高词·····	(269)
论金初词人吴激·····	(271)
《遗山乐府》编年小笺·····	(279)
论元好问词·····	(304)
论刘因词·····	(328)
论朱彝尊《桂殿秋》词·····	(334)
论张惠言及常州词派·····	(335)
论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及其相关诸问题·····	(337)
常州派词论家“以无厚入有间”说诠释·····	(347)
论词的空灵与质实·····	(353)
词学浅谈答客问·····	(360)
读《苏轼〈念奴娇〉赤壁词正格》书后·····	(370)
冰茧庵札记·····	(373)
——填词经验两篇	
学词小传·····	(377)

施议对博士论文《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的评审意见·····	(380)
-----------------------------	-------

名词赏析·····	(383)
韦 庄 《荷叶杯》(记得那年花下) ·····	(383)
晏几道 《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 ·····	(384)
晏几道 《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 ·····	(386)
苏 轼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	(390)
黄庭坚 《谒金门》(山又水) ·····	(392)
黄庭坚 《虞美人》(天涯也有江南信) ·····	(393)
秦 观 《八六子》(倚危亭) ·····	(395)
贺 铸 《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 ·····	(397)
岳 飞 《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 ·····	(398)
李清照 《永遇乐》(落日熔金) ·····	(400)
刘辰翁 《永遇乐》(璧月初晴) ·····	(401)
汪元量 《传言玉女》(一片风流) ·····	(402)
辛弃疾 《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	(404)
辛弃疾 《永遇乐》(千古江山) ·····	(408)
姜 夔 《长亭怨慢》(渐吹尽) ·····	(412)
史达祖 《满江红》(缓辔西风) ·····	(414)
张 炎 《高阳台》(接叶巢莺) ·····	(416)
吴 激 《人月圆》(南朝千古伤心事) ·····	(419)
元好问 《摸鱼儿》(恨人间) ·····	(420)
元好问 《摸鱼儿》(问莲根) ·····	(423)
元好问 《水调歌头》(牛羊散平楚) ·····	(424)
元好问 《临江仙》(夏馆秋林山水窟) ·····	(426)
元好问 《木兰花慢》(拥都门冠盖) ·····	(427)
刘 因 《玉楼春》(未开常探花开未) ·····	(429)
刘 因 《玉漏迟》(故园平似掌) ·····	(430)
陈维崧 《夏初临》(中酒心情) ·····	(433)
张惠言 《水调歌头》(珠帘卷春晓) ·····	(435)

本卷编校后记·····	(439)
-------------	-------

冰茧庵词说

论 词

论词之起源者，以张惠言之说最为简当。张氏《词选序》曰：“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名曰词。”盖唐代以诗入乐，诗句齐整，而乐谱参差，以词就谱，必加衬字，久之，感其不便，于是或出于乐工之请求，或由于诗人之自愿，依乐谱之音律，作为长短句之新词，以便歌唱，所谓“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温庭筠传》），而词体遂兴。

此种新体裁，时人称之为“曲子词”，后遂简称为“词”，其取名并无深意。《说文》：“词，意内而言外也。”此自指语词之词，段玉裁所谓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词体最初取名，与此无关。后人或以词体蕴藉，恰与“意内言外”之旨相通，遂附会其说。始于宋陆文圭《山中白云词序》，至张惠言而大畅其旨，于是意内言外之义，遂为论词者所宗，而中晚唐词人作词之时，固未曾有此念存于胸中也。（词始于中唐，世传李白诸词，乃后人伪托，近人辨之已明。）

中晚唐、五代及北宋初年之词，仅有小令，其句法尚多与诗相近。如《生查子》似两首押仄韵之五言绝句合成，《玉楼春》似两首押仄韵之七言绝句合成，《鹧鸪天》则如两首押平韵之七绝，仅下半阕第一句易七字句为两个三字句耳。此外，如《浪淘沙》、《临江仙》、《虞美人》、《菩萨蛮》诸调，亦皆由五七言诗句增损凑合而成，每句中平仄之配合，亦多与律诗相同，尚无更精严之规律。及宋仁宗之世，慢词肇兴，其后周邦彦、万俟雅言、姜夔等，均精于音律，创制新调，于是词之句法始繁复变化，而句中四声之配合，阴阳之分，上去之辨，亦谨严密栗，有时故为拗折之声，以表激荡怨抑之情，遂益与律诗句调相违，迥异于初期之小令。其音律最严者，如《暗香》之结句“几时见得”（姜夔词），“两隄翠匝”（吴文英词），一句四字，兼

备四声（上平去入），其中上去入三仄声字，皆不能互易，易之则不合律矣。词非但辨四声也，又当辨声之轻重清浊。张炎称其父作《惜花春》词，“琐窗深”句“深”字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再改为“明”字，歌之始协。此三字皆平声，胡为如是，盖五音有唇齿喉舌鼻，所以有轻清重浊之分。（张炎《词源》）此种精严之处，皆律诗所未有。词中押韵，亦不容疏忽。仄声调上去入三声均可选用，而有必须用入声韵者，《词林正韵》历举二十馀调，考之宋人词，虽未尽合，然若姜夔之《暗香》、《疏影》、《琵琶仙》、《凄凉犯》诸调，音响健捷激泉，所谓“以哑觥策吹之”者，则断应用入声韵。其用上去韵者，自是通叶，而亦稍有差别。如《秋宵吟》、《清商怨》宜单押上声；《翠楼吟》、《菊花新》宜单押去声；复有一调中某句必须押上，必须押去者；有起韵结韵皆宜押上，皆宜押去者。古人谓“诗律伤严近寡恩”，实则诗律尚不甚严，词律严密之处，真如申韩之法，不容假借。词本诗之支与流裔，故一名诗馀，然其后滋生发展，自具体貌，历时愈久，演变愈多，俨然附庸之邦，蔚为大国矣。

抑词之所以别于诗者，不仅在外形之句调韵律，而尤在内质之情味意境。外形，其粗者也；内质，其精者也。自其浅者言之，外形易辨，而内质难察。自其深者言之，内质为因，而外形为果。先因内质之不同，而后有外形之殊异。故欲明词与诗之别，及词体何以能出于诗而离诗独立，自拓境域，均不可不于其内质求之，格调音律，抑其末矣。人有情思，发诸楮墨，是为文章。然情思之精者，其深曲要眇，文章之格调词句不足以尽达之也，于是有诗焉。文显而诗隐，文直而诗婉，文质言而诗多比兴，文敷畅而诗贵蕴藉，因所载内容之精粗不同，而体裁各异也。诗能言文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文之所能言，则又因体裁之不同，运用之限度有广狭也。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诗体又不足以达，或勉强达之，而不能曲尽其妙，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兹所谓别创新体者，非必一二人有意为之，乃出于自然试验演变之结果。词之起源，上已言之，不过由于中唐诗人，就乐谱之曲折，略变整齐之诗句，作为新词，以祈便于歌唱而已。故白居易、刘禹锡诸人之词，其风味与诗无大异也。及夫厥端既开，作者渐众，因尝试之所得，觉

此新体有各种殊异之调，而每调中句法参差，音节抗坠，较诗体为轻灵变化而有弹性，要眇之情，凄迷之境，诗中或不能尽，而此新体反适于表达。一二天才，专就其长点利用之，于是词之功能益显，而其体亦遂确立。譬如温庭筠、韦庄，均兼能诗词，温词如《更漏子》之凄迷蕃艳：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韦词如《荷叶杯》之幽婉缠绵：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其境界均非二人诗中所有。苟当时无此种体裁，则此种情思意境亦将无从尽量表达。（用五七言诗表达最精美深微之情思，至李商隐已造极，）过此则为诗之所不能摄，不得不逸为别体，亦如水之脱故流而成新道，乃自然之势。其造始也简，其将毕也钜，万事往往如斯，此固非中唐诗人略变五七言诗为长短句以便歌唱者之所及料矣。（故自其疏阔者言之，词与诗为同类，而与文殊异；自其精细者言之，词与诗又不同。诗显而词隐，诗直而词婉，诗有时质言而词更多比兴，诗尚能敷畅而词尤贵蕴藉。王国维曰：“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此其大别矣。）

词之所言，既为人生情思意境之尤细美者，故其表现之方法，如命篇、造境、选声、配色，亦必求精美细致，始能与其内容相称。今析而论之，词之特征，约有四端。

一曰其文小。诗词贵用比兴，以具体之法表现情思，故不得不铸景于天地山川，借资于鸟兽草木，而词中所用，尤必取其轻灵细巧

者。是以言天象，则“微雨”“断云”，“疏星”“淡月”；言地理，则“远峰”“曲岸”，“烟渚”“渔汀”；言鸟兽，则“海燕”“流莺”，“凉蝉”“新雁”；言草木，则“残红”“飞絮”，“芳草”“垂杨”；言居室，则“藻井”“画兔”，“绮疏”“雕槛”；言器物，则“银缸”“金鸭”，“凤屏”“玉钟”；言衣饰，则“彩袖”“罗衣”，“瑶簪”“翠钿”；言情绪，则“闲愁”“芳思”，“俊赏”“幽怀”。即形况之辞，亦取精美细巧者。譬如亭榭，恒物也，而曰“风亭月榭”（柳永词），则有一种清美之境界矣；花柳，恒物也，而曰“柳昏花暝”（史达祖词），则有一种幽约之景象矣。此种铸辞炼句之法，非但在文中不宜，即在诗中多用之，犹嫌纤巧，而在词中则为出色当行，体各有所宜也。因此，词中言悲壮雄伟之情，亦取资于微物。姜夔过扬州，感金主亮南侵之祸，作《扬州慢》词曰：“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又曰：“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废池乔木”、“波心”、“冷月”，均微物也。姜夔痛南宋国势之日衰，曰：“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八归》）“啼鴂”亦微物也。辛弃疾之作，最为豪放，其《摸鱼儿》词，痛伤国事，自慨身世，而其结句云：“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仍托意于“危栏”“烟柳”等微物，以发其激宕怨愤之情，盖不如此则与词体不合矣。今更举一例：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穹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
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秦观《浣溪沙》）

此词情景交融，珠明玉润，为秦观精品。今观其所写之境，有“小楼”，楼内有“画屏”，屏上所绘者为“淡烟流水”，又有“宝帘”，挂于“小银钩”之上，居室器物均精美细巧者矣。时则“晓阴无赖”，“轻寒漠漠”，阴曰“晓阴”，寒曰“轻寒”，复用“无赖”“漠漠”等词形容之。楼外有“飞花”，有“丝雨”，飞花自在，而其轻似梦，丝雨无边，而其细如愁。取材运意，一句一字，均极幽细精美之能事。古人谓五言律诗四十字，譬如士大夫延客，着一个屠沽儿不得。余谓此词如名姝淑女，雅集园亭，非但不能着屠沽儿，即处士山人，间厕

其中，犹嫌粗疏。惟其如此，故能达人生芬馨要眇不能自言之情。吾人读秦观此作，似置身于另一清超幽迥之境界，而有凄迷怅惘难以为怀之感。虽李商隐诗，意味亦无此灵隽。此则词之特殊功能。盖词取资微物，造成一种特殊之境，借以表达情思，言近旨远，以小喻大，使读者骤遇之如在耳目之前，久诵之而得隽永之趣也。

二曰其质轻。陈子龙论词曰：“其为体也纤弱，明珠翠羽，犹嫌其重，何况龙鸾。”盖其文小，则其质轻，亦自然之势也。诗词非实物，固不能以权衡称量，然吟讽玩味之，其质之轻重，较然有别。且所谓质轻者，非谓其意浮浅也，（极沉挚之思，表达于词，亦出之以轻灵，）盖其体然也。兹举例以明之。亲友故旧，久别重逢，惊喜之余，疑若梦寐，此人之恒情。杜甫《羌村》诗叙乱后归家之情曰：“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歔。”结句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意沉痛而量极重，读之如危石下坠。至如晏几道《鹧鸪天》词，叙与所欢之女子久别重遇，则曰：“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其情与杜甫《羌村》诗中所写者相似，而表达于词，较杜之诗，质量轻灵多矣。惟其轻灵，故回环宕折，如蜻蜓点水，空际回翔，如平湖受风，微波荡漾，反更多妍美之致，此又词之特长。故凝重有力，则词不如诗，而摇曳生姿，则诗不如词。词中句调有修短之变化，亦有助于此。

三曰其径狭。文能说理叙事，言情写景；诗则言情写景多，有时仍可说理叙事；至于词，则惟能言情写景，而说理叙事绝非所宜。此虽因调律所限，然与词体之特性亦有关系。苏轼、辛弃疾为运用词体能力最大者，苏词有说理之作，如：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乾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
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满庭芳》）

辛词亦有说理之作，如：

蜗角斗争，左触右蛮，一战连千里。君试思，方寸此心微，总虚空并包无际。喻此理，何言泰山毫末，从来天地一稊米。嗟小大相形，鲲鹏自乐，之二虫又何知。记蹈行仁义孔丘非，更殍乐长年老彭悲。火鼠论寒，冰蚕语热，定谁同异。（《哨遍》）

读之索然无味，适足以证明其试验之失败。又经史子及佛书中辞句，皆可融化于诗，而词则不然。古书辞句，有许多不宜于入词者。辛弃疾镕铸之力最大，其词中，《论》、《孟》、《左传》、《庄子》、《离骚》、《史》、《汉》、《世说》、《文选》、李杜诗，拉杂运用，然如“最好五十学《易》，三百篇《诗》”（《婆罗门引》），“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迟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踏莎行》）终非词中当行之作。宋代词人多用李长吉、李商隐、温庭筠诗，盖长吉、温、李之诗，秾丽精美，运化于词中恰合也。六朝人隽句，用于词中，乃有时嫌稍重，故如李清照词用《世说》“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为恰到好处。此可以细参其轻重精粗之分际矣。盖词为中国文学体裁中之最精美者，幽约怨悱之思，非此不能达，然亦有许多材料及辞句不宜入词。其体精，故其径狭，王国维所谓词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也。

四曰其境隐。周济谓吴文英词如“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致，追寻已远”，言其境界之隐约凄迷也。实则不但吴文英词如是，凡佳词无不如是。若论“寄兴深微”，在中国文学体制中，殆以词为极则。诗虽贵比兴，多寄托，然其意绪犹可寻绎，阮籍诗言在耳目之内，意寄八荒之表，号为“归趣难求”。然彼本自有其归趣，特以时代绵远，后人不能尽悉其行年世事，遂“难以情测”耳。若夫词人，率皆灵心善感，酒边花下，一往情深，其感触于中者，往往凄迷怅惘，哀乐交融，于是借此要眇宜修之体，发其幽约难言之思，临渊窥鱼，若隐若显，泛海望山，时远时近，作者既非专为一入一事而发，读者又安能凿实以求，亦惟有就已见之所能及者，高下深浅，各有领会。譬如冯延巳（或作欧阳修）《蝶恋花》词：

几日行云行处去？忘了归来，不道春将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

车系在谁家树？ 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
撩乱春愁如柳絮，依依梦里无寻处。

或谓其有“忠爱缠绵”之意（张惠言），或谓其为“诗人忧世”之怀（王国维），见仁见智，持说不同，作者不必定有此意，而读者未尝不可作如是想。盖词人观生察物，发于哀乐之深，虽似凿空乱道，五中无主，实则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读者但能体其长吟远慕之怀，而有荡气回肠之感，在精美之境界中，领会人生之至理，斯已足矣。至其用意，固不必沾滞求之，但期玄赏，奚事刻舟。故词境如雾中之山，月下之花，其妙处正在迷离隐约，必求明显，反伤浅露，非词体之所宜也。

就以上四端，词之特性及其所以异于诗者略可睹矣。

或曰：晚清人论词，贵重、拙、大。子之所言，无乃与此相戾乎？曰：重、拙、大之说，所以药浮薄纤巧之弊也。吾之所论，就词之本质而言，重、拙、大之说，就词之用笔而言，二者并行而不相悖。譬如上文所举辛弃疾词：“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其文虽小，而用意用笔固极重大也。又如晏几道词：“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其质虽轻，而情思固极沉挚也。相反相成之美，惟俟知音者味之。

或又曰：如子所言，词之为体，似只宜写儿女幽怨，若夫忧时爱国，壮怀激烈，则无能为役矣。曰：天下事固不若是之单简也。余之所论，仅就词体之源而阐明其特质，神明变化，仍视乎作者如何运用之。岳飞抱痛饮黄龙之志，力斥和议之非，愤当时群小误国，已志莫明，其词曰：“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又曰：“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小重山》）辛弃疾雄姿英发，志图恢复，愤朝廷用之不尽，不能驱逐胡虏，建树伟业，故其词云：“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文天祥尊夏攘夷，百折不屈，备尝艰险，杀身成仁，其词云：“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原是分明月。”（《满江红》）此三公者，光明俊伟，千载如生，其壮怀精忠，

苦心孤诣，均借要眇蕴藉之词体曲折达出，深婉沉挚，无叫嚣愤张之气。如犹以是为未足，即最豪壮者，词亦能之。张元幹《石州慢》云：“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塞垣祇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张孝祥《水调歌头》云：“猩鬼啸篁竹，玉帐夜分弓。少年荆楚剑客，突骑锦襜红。千里风飞雷厉，四校星流彗扫，箫斧挫春葱。谈笑青油幕，日奏捷书同。”陆游《谢池春》云：“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烟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诸词均大声镗鞳，激扬壮烈，然就词之意境韵味论，不及前所引岳飞等三公之作，故词人所重，在彼而不在乎。盖豪壮激昂之情，宜用于演说时，以激发群众一时之冲动，若诗则所以供人吟咏玩味，三复不厌，而词体要眇，尤贵含蓄，故虽豪壮激昂之情，亦宜出之以沉绵深挚。豪壮之情，可激于一时之义愤，而沉挚之情，须赖平日之素养。豪壮之情，譬诸匹夫之勇，而沉挚之情，则仁者之大勇也。自古忠义之士，爱国家，爱民族，躬蹈百险，坚贞不渝，必赖一种深厚之修养，绝非徒恃血气者所能为力。最高之文学作品，即在能以精美之辞达此种沉挚之情，若喊口号式之肤浅宣传文字，殆非所尚。词中佳作，往往貌似柔婉，中实贞刚。世人论文天祥，每赏其《正气歌》，实则其《满江红》词“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原是分明月”二语，辞婉意决，孤忠大节，尽见于中。若徒能重豪宕之作，遇词中佳品，视为柔靡，此非但见其欣赏力之薄弱，亦正见其情感之无修养，只能愤张而不能深挚也。

词体之所以能发生，能成立，则因其恰能与自然之一种境界，人心之一种情感相应合而表达之。此种境界，此种情感，永存天壤，则词即永久有人欣赏，有人试作。以天象论，斜风细雨，淡月疏星，词境也；以地理论，幽壑清溪，平湖曲岸，词境也；以人心论，锐感灵思，深怀幽怨，词境也。凡真正词人及有词之修养者，其表现于为人及治学，均有特征。其为人也，必柔厚芳洁，清超旷逸，无机诈之心，鄙吝之念。如晏几道仕宦连蹇，而不肯一傍贵人之门，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己（黄庭坚《小山词序》）；姜夔

体貌清莹，望之若神仙中人，虽内无儋石储，而每饭必食数人，性孤僻，尝遇溪山清绝处，纵情深诣，人莫知其所入，若夜深星月满垂，朗吟独步，每寒涛朔吹，凛凛迫人，夷犹自若也。（张羽《白石道人传》）皆足以代表词人之行性。其治学也，必用思灵敏，识解深透，能心知其意，而不滞于迹象。如王国维考据之业，世所推崇，其见解似新奇，实平易，能发千载之秘，而又极合于情理之自然，其运用证据，灵活确切，其文章爽朗澄洁，引人入胜。考证之文，本易沉闷，而吾人读《观堂集林》，则如读小说，娓娓忘倦。盖王氏本词人，其词极佳，举《蝶恋花》为例：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 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

王氏用词意治考证，故能深透明洁，卓越一代。今人颇推尊王氏《人间词话》，而能欣赏其《人间词》者已少，能知其用词意治考证者尤少。然王氏考证之作，精思入神，灵光四射，恰为其词才词意在另一方面之表现，不明此旨，无以深解王氏也。（世亦有仅具文学之天才，而不长于理智之思考者，故余非谓词人尽能兼为学者，惟以王氏为例，证明有词人之天才而作学术之研究，自有其超卓之处也。）

再就中西诗体比较论之，尤可说明词之特性，及其在文学上之地位。中西诗源流不同，发展各异。西洋诗导源希腊，重史诗及剧曲，剧曲之中，尤重悲剧，故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惟论史诗与悲剧，于抒情诗屏弃不道。抒情诗希腊亦有之，其流甚微。至14世纪，意大利诗人彼得兰克出，抒情诗始渐兴。至18与19世纪之间，浪漫派文学起，抒情诗含华敷荣，盛极一时。中国诗自古即重抒情，《诗经》中佳篇多抒情之什。屈宋之作，体裁虽变，亦均抒情。惟汉赋摹写物象，于抒情为远，故其流不畅。魏晋以降之赋，仍返于抒情。六朝五言诗，唐代古近体诗，五代两宋之词，元明之散曲，莫非抒情之作。即元明杂剧与明清传奇，亦不过抒情的剧曲而已。希腊式之史诗与剧曲，中国无之。中国抒情诗特别发达，故因情感之不同，分为各种体